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八　宋杜大珪編

張刺史綸神道碑　范仲淹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務逮夫王道缺離坐飾詁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覿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侯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焉大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盬

為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
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為正卿厥生帝
師首造天漢唐失公謹文皇以慟暨安史亂華衣冠喪
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竄照需於遠郊今為汝陰
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
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贈高平太君都
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早
暮篤子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既而慷慨與人語

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於春官所向弗合退居於
易時太祖既定大業太宗乃輯羣瑞經營天下使旌交
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於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
為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於光大其進秩
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歷崇班承制于內殿
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薦拜西上東上
閤門使除乾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榷酤於大名
之屬邑及王均亂蜀方行天討公使于軍中賊平監慶

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廵檢使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公按荆湖諸州獄還乃剌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又平凉鎮戎二城西陲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持節安撫辰咼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鹽鐵饋運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壓諸羌蓋西諸侯之長焉及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横海軍又徙瀛州充高陽關兵馬鈐轄重北門也歳餘請老不獲

命復蒞清池郡而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
本郡寵之爵命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
庚寅啓手足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延
世之典命二子進級即以仲月某日葬於汝陰縣之懷
音鄉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傑與
夫人皆亡令夫人江夏黄氏出大夫之宗能循法度封
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為侍禁曰
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二千石權甞亞大總管階至光

禄爵為郡公考終于鄉邦國榮之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雷侯辟公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叛據嵓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况於不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向邇磔數輩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

沉可小休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一族稱其强黠溪洞數州置兄弟以為守國家因其請焉後乃驕叛邊鄙既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榮蓮山館理新興栅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及四五而有平凉之行夷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雖微天地不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猾夏耳帝曰俞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利不勸廼以

謀夫駭其族曰大家使且至方檄兵四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為君請夷如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復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自兹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為患詩云式固爾猷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鹺利方剥議者咸欲深文重禁以寵其民公

曰天與之我取之又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
宿逋佑以煑波之具貸入于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
振復創杭秀海三郡鹽亭自是鹽筴大充于諸路信乎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
渠以洩于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波潮者通夜
不息沙從而塞欲道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
能為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損居二焉
衆川乘其損而趨之曽莫禦哉彼沙者歳月而積闢以

農隙豈安於災而怯于力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汩我農畝涸我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為十閘以疏其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歌馬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謂思其人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久秋濤為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公曰濤之患歲十而

九潦之災歲十而一穫九而亡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為
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
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
公嘗使于夏臺時納款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
盡其心焉復三使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
其好焉詩云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為患則往蕃
屏之恩澤弗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

年聖倚彌重歷雄武河間横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制安以清浄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於疆外公長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弓長甲操擐自若諸將伏其彊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亡中外孤藐一養於家雖享禄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歳常比比及公為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

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恣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即使僵仆道塗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為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勳異不得而謝馬公袛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

儕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君掾曹沛國朱寀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為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　維頴之濵　星萃于上　炳為哲人

儀兹聖辰　維侯之德　柔文剛武　弗侮鰥寡

弗有彊禦　猶仲山甫　維侯之言　廼宣聖謨
于彼西北　西北有孚　邦家之樞　維侯之功
克顯克大　攘彼戎寇　禦彼災害　吾民是賴
我生既勤　我年斯臻　廼懷故園　廼謀嘉賓
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　帝錫我侯　歸牧于鄉
錦裘煌煌　鸞銜鏘鏘　故老飲歌　吾閭之光
我侯為何　四方是力　誠加于物　心竭于國
始終一德　侯斯往焉　帝用惻然　遺烈在人

史其舍旃　垂千萬年

李觀察士衡神道碑　范仲淹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藉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於上下貨通於遠邇則可以通郊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絶代能臣持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頴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

朝廷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二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内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寛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於南郊又御端門既令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宗山陵再塞大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需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

贈左諫議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仲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即有聲於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公中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於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耳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

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莱公薦領京
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
位遷秘書丞知劒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
首既破漢州急来趨劒欲絶王師之路公告于衆曰賊
来方鋭孰可與鬬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
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
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
守劒門與劒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

賊至得吾空壘無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為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劒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賊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奬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劒門兩川諸城聞王師来無復揺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帥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

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勾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粟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其奏命鼎為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爭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人市敵中青鹽食之

敵為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為敵利苟能寛民力沮敵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羡助之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為臣當如此宜無改焉既至陝西果無效而罷卒如公言領荆湖北轉運使歲餘從陝西進司封員外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榷酤獲遺利葢億計乃奏罷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

十萬石助之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使爲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之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私交濟制從之令行於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同幹供億事慶成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汾陰又以公提舉京西陝西轉運司事車駕既行以長安爲關輔之要命公鎮安之祀事畢召還進給事中朝廷謂

坤維之奥宜得巨人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期月召還有圖任意會河朔闕漕帝曰河朔未可無卿除都轉運使恩數廩禄加常制一等公再至兩河夙夜共職積穀郡邑率如京抵議者謂所積太廣必將腐敗朝廷遣使視之公奏曰豈不為九年之意耶帝悟遽命罷其使明年大蝗民多阻飢公悉倉廩以賑之仍輦濟京西路君子謂公知政矣大河決于無棣將圯其城時以數州丁力晝夜營護役死者相枕藉而水不降公奏曰是不可

以州矣請亟遷以避患朝廷從之後數月水出舊城丈
餘民不為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
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餓夫何至此皆貸死
以聞朝廷閔其奏即下密詔民有歲凶為盜長吏得屈
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太山祀汾陰幸
亳社進緡錢繒纊糧芻巨萬數又請罷內帑錢歲百萬
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盜寇充
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為郡邑之患者

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閒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録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中使奬勞及爲三司使陜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太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於道二者吏皆破産以償西人苦兹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

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
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
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
詔不允而許五日一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
令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
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
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
改潁州復莅陳州會曹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授左龍

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遘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於京兆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諳闗理公有勞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丕顯不仕丕績同學究出身並早世丕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

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丕緒尚書水部郎中丕遠殿中丞丕旦國子博士女三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員嘗力薦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十二載專尚寛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　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
富國彊兵兮孰謂霸才　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
巍巍先帝兮法道法天　大烹之盛兮包羅俊賢
拔公之才兮屬諸利權　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
封乎泰山兮祀于汾脽　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
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　供億何筭兮無一不宜
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　屢行大賚兮如泉不窮
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　公則請老兮命以觀風

久於貨政兮人將無徒　公嘗寬之兮民易以趨
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　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
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　門閥不圮兮表于闗中
莪莪之碑兮章章厥功　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八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九　宋杜大珪編

馬正惠公知節神道碑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戸食實封二千二百戸謚曰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来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曽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竜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歳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飾見憚如老

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廵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熈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於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

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

為先鋒平劒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廵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

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刼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盰等無噍類真宗賜書奬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奄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

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
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
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
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
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
示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
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
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

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一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

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敍公部分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樞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

鄭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内朝别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

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咸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

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賔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　誰封誰樹　有宋正惠　馬公之墓

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　暨暨諤諤　謀行計施
以羸擊强　以少捕衆　以賤抗貴　維公之勇
雖貴雖重　雖强必克　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　汝予良弼　見國而已　不知家室
内朝十年　典掌機密　暨予一心　綱紀庶物
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　公曰孤臣　敢曠于榮
讒說不用　是維帝明　士或困窮　莫知其有
既榮以位　正或見醜　公於可顧　兩得其尤

不訖大耋　天爲不謀　德歉於年　孰云耇老
有賚後世　公爲壽考　刻趺篆首　作此銘詩
陳之隧道　永矣其詒

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而密分入于
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於魯惟魯武康公
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
勞有勤報卹追崇以有玆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

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廵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刼遂皆就擒由是知名

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令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兾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僊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

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

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媿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静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静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

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響契丹聞之震恐復會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

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来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
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
得備位大臣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
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
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歡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
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
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
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

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諮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郡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乙未以疾薨於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哀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喪無厚賻贈天子

惻然哀公志以黄金百兩白金三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謂自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不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於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

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玄追封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安定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早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内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内

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　以褒武康　爰暨武恭　乃克有邦

桓桓武恭　其容甚飭　韙其名聲　以動四國

公治軍旅　不寬不煩　恩均令齊　千萬一人

公在朝廷　出守入衛　乃登大臣　與國謀議

公曰老矣　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　汝予舊臣

亟其强起　秉我樞鈞　禮不筋力　老于敢侮

公來在庭　拜毋蹈舞　若子與孫　助其興俯

凡百有位　誰其敢儔　惟時黃耇　天子之優
富貴之隆　亦有能保　孰享其終　如公壽考
公有世德　載勲旂常　刻銘有詔　俾嗣其芳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十九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　宋杜大珪編

范文正公仲淹神道碑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

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

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

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

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茍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

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

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

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

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彊母后之漸其事

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争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

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
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説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
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
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
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辯語切坐落
職知饒州明年吕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
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吕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
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

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

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嚮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来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

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来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决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

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

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

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
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
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
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
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
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
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
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

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四裔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　世實陪臣　俶納山川　及其士民

范始來此　中間幾息　公奮自躬　與時偕逢

事有罪功　言有違從　豈公必能　天子用公

其艱其勞　一其初終　夏童跳邊　乘吏怠安

帝命公往　問彼驕頑　有不聽順　鋤其穴根
公居三年　怯勇隨完　兒憐獸擾　率俾来臣
夏人在廷　其事方議　帝趣公来　以就予治
公拜稽首　茲惟難哉　初匪其難　在其終之
羣言營營　卒壞于成　匪惡其成　惟公是傾
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　存有顯榮　歿有贈謚
藏其子孫　寵及後世　惟百有位　可勸無怠

趙康靖公槩神道碑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

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黄宗旦皆稱其文辭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黄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

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飢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奭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奭與郡人

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廪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𩔗歙州一郡瞉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歳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髙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於今頼之遷刑部貟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税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

是歲夏秋先一月辨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爲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召脩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糺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

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髙若訥同判流内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矍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於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

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罷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

保吉引剩貟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

君為事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一百一十卷奏之上甚
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
髙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
日忘也當置左右以時省閲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
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
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勲上
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徳翊戴功臣元豐
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

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諡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於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韡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

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寛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躐公為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在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為進奏院以羣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

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餽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葬死養孤益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　仁義是圖　仁近於弱　義近於迂

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　在漢孝文　發政之初
欲以利口　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　實矢厥謨
世謂長者　絳侯相如　皆訥於言　有口若無
豈效此子　喋喋巧諛　帝用感悟　老成是親
清淨無為　鑒于暴秦　歷祀四百　世載其仁
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　於穆仁宗　如歲之春
招延樸忠　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　刑于庶民
維時趙公　含德不發　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

置之不愠　用之不懌　帝識其心　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　歷佐三葉　濟于艱難　不躗不跋

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　不忮不求　孰知其賢

望其容貌　有恥而悛　薄夫以敦　鄙夫以寛

今其亡矣　吾誰與存　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一　宋杜大珪編

周安惠公起神道碑　王安石

公諱某字某姓周氏為人倜儻有大節敏於文學達於政事真宗初即位以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齊州即有能名召還為著作郎直史館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歷三司戶部度支判官又皆有能名遂以右正言知制誥判吏部流内銓數進見奏事真宗以為材其後

置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及考進士以糊名謄録法眞宗皆自選主者而輒以屬公居糾察未幾遂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聽斷明審無留事眞宗滋以為材至嘗幸其府問勞賦詩樂飲然後去以公更外事未久故不即大用而以公知河中府又以知永興移天雄軍所至輒有聲績數賜詔書奬諭於是眞宗知公果可付以政即召還除給事中同知樞密副使眞宗得疾幾不寤丁晉公用事逐去寇萊公而以公為黨亦逐去之以尚

書戶部侍郎知青州既而又以為太常少卿知光州仁宗即位稍遷祕書監知杭楊二州晉公得罪去還公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召見之將復用公病矣乃請知潁州自潁徙陳自陳徙汝至汝若干年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春秋五十九訃聞天子為震悼贈禮部尚書賻賜録其子孫加等謚曰安惠初公奮白衣數年遂知制誥特為真宗所禮禁中事大臣所不得聞者往往為公道之公亦慷慨為上言事無所撓而其言祕世莫得盡聞東

封還公卿大夫皆獻文章頌功德公獨上書進戒及在樞密進止侃侃不以丁晉公方盛為之詘節故為所逐公好收挽後進士得一善汲汲如世之夸者為已進取未甞問家人生産好讀書善為文集二十卷獨奏事諸草則公既焚之矣無在者愛其弟越甚篤與越皆以能為世所稱每書輒為人取去積時至金紫光禄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汝南郡開國公食邑至四千一百户食實封至九百户甞為東京留守判官東封攷制度副使

亦皆真宗所自選也周氏世爲淄州鄒平人公曾祖考諱某皆儒者以學行知名山東考諱某任歷御史終尚書都官員外郎及公貴贈曾祖考某官祖考某官考某官公夫人王氏北海郡夫人先公一年卒於公之卒也公子延荷爲大理寺丞延讓爲太常寺太祝延壽爲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延雋爲大理評事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公鄭州新鄭縣平康鄉之北原而以王氏祔其後若干年公子延雋爲尚書都官郎中累贈公至某官

始追序公世次伐閱行治来請曰先人名位功德嘗顯矣而墓碑無刻諸孤獨延儁為後死微夫子許我銘無以詒永久嗟乎公之事逺矣盖雖公子有所不及知故所次止於如此然觀公所以進而公之材可見視公所以逐而公之行可知懔懔乎一世之名臣矣所次如此不為略也銘曰

羣獻俁俁　御于帝所　出入百年　將相文武

有如周公　左右真宗　自初筮仕　以至謀國

晦顯險夷　考終一德　公去州郡　無民不思

公來朝廷　天子所知　發論造功　每成無隳

誰私黨讎　用國威福　聞上不豫　乃讒乃逐

既投有罪　而以公歸　退施一州　遂隕于腓

美矣邦士　公之季子　銘詩墓門　載以龜趾

王待制質神道碑　歐陽修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莘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

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逮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歷葢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悌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賙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澹若無意平居若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已

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於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某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陜又明年小人連搆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蔭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

及第校勘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文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

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寛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賜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駮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

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仙宫其後議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秦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寛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

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廹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爾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

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亨否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有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為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勳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君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戸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

于陜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士不為利　以行其仁　處豐自薄　而清厥身

其仁誰思　不在利民　其清孰似　以遺子孫

銘以昭之　以告後人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二至四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蔣錦城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二　　宋杜大珪編

夏文莊公竦神道碑　　王珪

皇祐三年秋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河陽鄭國公以疾請歸於京師天子方憂思公飭太醫馳視又以肩輿往迓之而公疾寖劇矣既就第未幾以薨聞乘輿亟臨其喪視公形容槁瘁嗟悼者久之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莊輟視朝二日五年七月辛酉葬公于許

州陽翟縣三封鄉洪長之原既葬有詔史臣珪論次公之世系與夫行事以刻其墓碑臣珪嘗讀皇帝以来姓氏之書葢夏出姒氏其後世乃弗顯至漢大司徒勤始顯于永初之間繇漢涉唐至於五代益復不顯公諱竦字子喬姓夏氏其先九江人曾祖昱避世不仕祖奐獻書僞唐為晉陵尉仕不得志退居於家考承皓太平興國初上平晉策太宗召見壯其說補右侍禁隷大名節下一日敵騎突境上夜從間道發兵還與寇遇力戰以

没贈崇儀使自公之顯曾祖而下皆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晉齊魏三國公曾祖妣陳氏封周國太夫人祖妣黄氏燕國太夫人妣盛氏越國太夫人初魏公死事朝廷録孤以公為潤州丹陽縣主簿景德四年登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遷著作佐郎召還遷祕書丞直集賢院同編脩國史判三司都磨勘司遷右正言車駕幸亳為東京留守推官仁宗封慶國公初選文學之士以傅道經義宰臣旦屢以公言於

真宗遂命勸學資善堂未幾同修起居注為玉清昭應宮判官兼領景靈宮會靈觀事遷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國史成遷戶部員外郎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大治城西礮場釃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脽上三司使林特欲於上林中為複道壞元武門以屬玉清江淮發運使李溥又欲致海上鉅石於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跨閣道以幾遇神仙之屬方羣臣爭言符瑞公獨抗疏以謂其事濶遠非所以承天意遂皆寢景靈宮成遷禮部

郎中天禧初坐閏門之故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後二年復其禮部郎中徙鄧州又徙襄州屬歲大飢百姓流亡盜賊相乘公既發公廩又募富人出粟十餘萬斛以賑救之其全活者四十六萬餘口巡撫使姜遵上其事賜書褒諭後民思其惠以其所賜詔書作金石刻焉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又徙壽安洪三州洪之風俗右鬼尚巫所居設壇場陳旗幟依神以下禍福病者輒屏去親愛其醫藥飲食如神曰未可即不敢以忤神苟死

於飢渴則規罔寡孤維其意所出公索其部中凡得千九百餘家妖符怪籙神衣鬼帽鍾角刀笏之類以萬計悉令燔毀之乃言漢晉張角孫恩之亂不可不察朝廷為下詔更立重法自江淛以南悉禁絶之天聖三年丁越國太夫人憂是時章獻太后臨朝以公東宮舊僚又復其知制誥欲服喪不許為景靈宮判官判集賢院奉使契丹公以魏國之沒虜難又母喪未除義不得行乃抗章力辭之明年以左司郎中召入翰林為學士同勾

當三班院尋兼侍讀學士知審官院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又明年遷給事中右府主進絀武吏而大臣多闊略吏得因緣為姦公乃集考前後賞罰之所當者列為諸房定例而吏不得欺矣朝廷與契丹約和二十餘年北地久不習武事公以謂戎狄荒忽不常而邊備不可弛乃屢陳所以守禦之策又明年拜參知政事祥源觀使於是請復六科又請復百官轉對置理檢使已而為宰相所忌復以為樞密副使累

遷尚書左丞太后上仙兩府大臣皆罷公為禮部尚書知襄州未行改潁州景祐元年徙青州明年徙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為三司使趙元昊反陝西用兵乃拜公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康定元年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明年拜宣徽南院使兼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還判永興軍又詔進屯鄜州始公西行天子遣使問所以攻討之策公乃言太平興國中李繼遷以窮蹙之兵屢冦朔方太宗嘗命李繼

隆等五路並出旋亦無功而還真宗不欲罷關中之民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令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貿易華戎顧其勢相萬於繼遷也雖然其欲僭竊名號者不過要市朝廷爾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知其完計也願下令諸將虜即入寇亟入收保毋得與戰彼既絶中原賜予又喪其緣邊和市可坐待其弊也是時議者咸以公言為不然於是罷公節制判河中府慶歷二年徙蔡州始朝廷鋭意興師及劉平葛懷敏繼

以輕賊失軍天子悔不用公言又申思令宰相臣琦使還陜西嘗言公所以制邊之狀於是召為樞密使議者尤以為公怯於用兵今而用之則邊將之志墮矣帝為不得已聽罷之鎮密詔慰存之甚厚公既厭煩言乃上還節旄顧得盍徙閒郡遂以為吏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朝廷貸元昊之罪而西邊罷兵仁宗終以公言為是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

兼北京留守又明年召公入為宰相制下外廷矣而議者詆公終不已乃復以為樞密使進爵英國公仁宗親作飛白文行忠信字及乘險字以賜之且言為時謗傷者甚衆而朕獨知卿也又明年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皇祐元年加兼侍中赴三城用祀明堂恩改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徙封鄭國公明年會夏秋雨不已河水大溢公親行隄上已而得疾其薨葢九月乙酉也享年六十七公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歷

之書無所不學其學必究古今治亂天人災變之原其為文章閎衍瓌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雖出臨軍旅入斡機務未嘗輒廢書也祥符中郡國多獻古鼎鐘盤敦之器而其上多科斗文字公乃學為古文奇字至偃卧以指畫侵膚其勤若此所治有風迹為民立伍保之法而盜賊不敢發閭里又善遇士卒其疾病飲食自拊視之在陝西嘗上十策若通嘝廝囉結屬羌增弓手練彊弩併小寨絶

互市之類皆當時施用之公自以材器高未嘗過許人故士大夫遙生憚疑而少已附者公居亦防畏不敢以貴執自安也臣珪伏思先帝臨御之日久其選用材賢可謂至矣公始以文學輔東宮及帝躬親政事屢倚以為宰臣惜其數離讒訾卒不得從容廟堂與圖太平之功非命也耶始樞密使田況嘗從公幕府及公薨以謂公有王佐之緼而不及施信矣夫雖然出入榮華四十餘年可謂盛矣所著文集百餘卷公娶楊氏封榮國夫

人子男一人安期為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女二人長封仁壽郡君適尚書駕部員外郎賈守訥次適光禄寺丞賈延年孫二人長伯孫國子博士次伯卿太常寺太祝銘曰

夏出姒氏　自帝錫命　其後分封　以國為姓
爰自三代　涉漢東京　厥緒可考　顯維一人
又千餘年　曠不世食　嶷嶷維公　實荒鄭國
始以孤童　揭来京師　乃賜之策　大放厥辭

於皇仁宗 英照四方 擘收羣豪 寤寐弗忘
帝曰汝俗 東宮舊臣 左右予躬 道德循循
乃服大僚 顯允文武 豈無嘉謀 告于帝所
西方用兵 戰屢不克 天子悔之 莫如公畫
位隆隙開 公豈不畏 卒遭讒言 不相虜內
凡今在位 孰遇如公 尚復公嗟 靡志之從
刻碑高原 萬祀無止 其誰詩之 有臣太史

龐莊敏公籍神道碑

王珪

嘉祐八年三月丙午太子太保致仕龎公薨於其家是時先帝方寢疾乘輿不及臨奠而震嗟者久之於是其孤以公之功狀上於太常而博士李育乃謚公曰莊敏六月壬申葬公於雍丘縣之谷林山明年會修仁宗實録其孤又請於史官王珪曰我先公位丞相于朝蓋顯矣其葬也諫官司馬光實為之銘令墓隧之碑未立願得史官所書以刻之以信其後人余遂考次公之族氏官封與夫行事之始終復為之銘其序曰惟龎氏之先

自周文王之子畢公髙之後别食於龎因以為氏近世或家東平又徙成武遂為成武人公諱籍字醇之皇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武皇祖追封秦國公諱文進皇考國子博士追封魏國公諱格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越國太夫人何氏祖妣楚國太夫人陳氏妣燕國太夫人邢氏公大中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為黄州司理參軍再調江州軍事判官知開封府薛田舉公為兵曹參軍薛奎代田又舉公為法曹改大理寺丞知

襄邑縣與修天聖勑為刑部詳覆官歷羣牧判官累遷
尚書屯田員外郎出知秀州入為殿中侍御史初章獻
太后臨朝命有司定其出入儀物著内東門儀制三卷
及章獻上僊而章惠太后欲踵垂簾故事公亟奏請焚
之其後章惠卒不敢出與政事尋為開封府判官尚美
人方有寵遣内侍韓從禮下教旨公上言陛下初顓聽
斷而美人僭恣撓法不亦上累聖德邪於是仁宗怒杖
從禮幷濮王偏廟美人遷祠部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

使初龍圖閣學士范諷放縱不拘禮法公為御史時已甞奏劾之及之官盐䟽諷過失會諷請辯乃詔置獄於南京已而責授諷鄂州行軍司馬亦左遷公為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福建轉運使復其官如故頃之以侍御史入為三司戸部判官仁宗謂執政曰龎某其止是職邪後數日攺刑部貟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大理寺糾察在京刑獄知審官院為天章閣待制陜西體量安撫歴知汝同二州趙元昊反舉兵圍延州緫管劉

平遇戰於北川口監軍黃德和望敵退走平遂為賊所
害德和懼使人紿言平實降賊朝廷以兵圍平之第且
收繫其子弟詔殿中侍御史文彥博馳往河中府案其
獄既又命公并訊之公至具得其狀以聞於是朝廷要
斬德和而劉氏子弟咸拔用之除陝西都轉運使慶歷
元年拜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再遷吏部郎中明年改
延州觀察使辭不拜進左諫議大夫為陝西四路緣邊
都總管兼經略招討等使仍知延州是時元昊數寇邊

公下令諸將毋得輕出兵其欲出兵必問其所以可勝之計然後遣之故其出未嘗不有功凡築十一城以扼其要害又其下多美地薦草募民耕之歲得穀以省大費一日元昊遣親信李文貴者以其酋領野利旺榮書來願納款塞下公曰彼固多詐未可以信也因留不遣會朝廷欲貸元昊之罪而詔公招徠之公以謂元昊屢勝王師今若遽馳介以往恐其氣益驕於是召文貴謂曰國家之撫四夷靡有不至也今元昊放命不恭以毒

我邊民且自視其區區之地乃敢與中國爭衡邪若天子赫然大舉師西鄉而加誅之將安為計哉夫慮不至於久遠而徼一時之利者豈知也歟其歸語王熟計之踰月文貴復来然其言未肯去僭號天子既厭西兵復詔公曰元昊若稱臣余一切勿拒之公曰假之僭號則安肯復臣邪執以為不可方是時脩復涇原恐敵益復入寇久之乃復書曰所陳非邊臣所聞明年元昊遣伊州刺史賀從頊者以書来自稱男邦面令國烏珠曩霄

上書父大宋皇帝公使謂曰天子臣妾四海今不稱臣不敢以聞朝廷從項乃謂公曰大王顧以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天子不許歸而更議之公乃上言西邊用兵以来敵人喪其和市國中愁困今其辭稍屈必有悔過自新之意可遣使與之約也於是詔著作郎邵民佐與其使并往既而元昊果稱臣西邊罷兵矣公遂入為樞密使八年改參知政事皇祐元年以尚書工部侍郎為樞密使公始召還以謂方用兵時邊饟煩苦

關中蕭然請减緣邊之兵還食内地議者以為不可公卒减兵二十餘萬至是又以天下之力困於養兵况兵衆而不可用方其無事請以法加汰之議者又以為不可公卒汰兵八萬餘人二年加戶部侍郎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為相不敢以毫髪私人端明殿學士程戡除知益州仁宗使公諭之曰善撫遠人還當以二府處之公曰二府惟天子許之臣不敢以言其後遂召戡為參知政事而程卒不知

也廣源州蠻儂知高舉兵陷邕州又下㳂江九郡進圍
廣州數月還據于邕所過多被害而張忠蔣偕等繼以
輕敵失軍仁宗問誰可將者公言樞密副使狄青昔在
臣麾下其沈勇有筴慮可屬以南方事明日青奏事殿
中遂以為宣徽使宣撫荆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公
事或言青起行伍難使自專其謀當更擇文臣以副之
公曰鄉者偏師之出號令之不一進退之無法以故數
不利今命大將若使文臣副之則威令復不得行豈不

視前日之敗也公復請下詔嶺南一皆受青節制青既至斬別將一人之不用命者於是軍中皆恐畏未幾果破賊而還仁宗欲以青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曰昔曹彬下江南太祖謂曰西有汾晉之師北有幽薊之難欲用卿為使相則誰復為朕立功邪令寵青大過後益有勝青功者陛下何以賞之哉於是復以青為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河中尹入内内侍省都都知王守忠以畏謹得幸求為節度使公曰昔王繼恩平兩川

宰相以其有大功屢欲優拜之太宗怒以為宜者不可使與政事乃召學士錢若水議立宣政使以授之令守忠無功以為節度使後復有求為宣徽使者柰何帝乃為止公在位久而無它宰相故謗言屢以及公會道士趙清貺者公之外親嘗詐為人求官有小吏告之公即捕繫開封府既而窮得其姦狀初言者指公私於人及流清貺海上又言公縱法行事朝廷雖知公被誣而言者不已遂罷相出知鄆州尋加觀文殿大學士前此契

丹嘗遣使來求御容仁宗顧左右皆嘿然不敢對因曰能斷大事孰有如龐某者至和二年除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明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顧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繫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早決之羣情既安則天異可塞矣臣歷任將相恐先犬馬無以報雖冒萬死而不悔也敵盜耕屈野河田朝廷恐益復侵邊遣使更定其地既而召敵人不至公遂禁邊毋與為和市敵人怨

之日夜聚兵境上公又戒毋得輒舉師久之敵且去公
命通判并州司馬光詣麟州與知州武戡計事戡乃請
築二堡於屈野之西使敵不敢耕故地光還公雖許之
而堡實未築也已而敵兵輒復聚管勾麟府兵馬郭恩
走馬承受公事黃道元乃與戡擅率兵至忽里堆欲出
其不意以擊之會伏發恩道元皆戰沒而戡僅以身免
未幾敵送道元歸詔御史鞫之乃言與戡等行視堡地
因為敵所掩公坐是罷節度使復為觀文殿大學士知

青州於是司馬光上書曰擅議築堡臣光實陳之今戡等輕出亡師傷國威重罪在臣光公聞亦上奏自咎皆不報徙知定州公在并時年甫七十矣欲謝事於朝而以得罪迺不敢及過京師遂上疏曰臣疲老不足以任邊事願乞骸骨以歸詔不許遷尚書左丞辭不拜至定一年復請老召還又數自陳悃愊天子不得已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後三年公薨享年七十六今天子追贈公司空兼侍中公為人明知有餘果於臨事少好學及老

而家居終日窮攬詩書而不知倦也天性精於法令常曰大臣當遵畏天子法其敢自為重輕邪獨嚴於治軍其下如有犯必以便宜從事或至於誅磔而無所容然善視其居處飲食故士卒知所畏而樂以出死力其遇僚吏從容使得盡所長其薦於朝皆天下賢士大夫與司馬光尤相厚也所著文集五十卷公先娶邊氏樞密直學士肅之女封嘉興縣君繼劉氏供備庫使永崇之女累封彭國夫人子男五人元魯登進士第為大理寺

丞早卒元英太常博士元常大理寺丞元中太子右贊善大夫元直大理寺丞女七人其封安康郡君適冀州支使陳琪其封德安縣君適都官員外郎宋充國其封仁壽縣君適屯田員外郎程嗣隆其封永康縣君繼適宋充國其封安德縣君適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趙彦若餘未行銘曰

龎氏之先　實畢公裔　為成武人　自公三世

成武之顯　公所自發　其發伊何　文武維烈

孰暴其武　萬兵以西　損甲来歸　綏如嬰兒
孰施其文　亦既入輔　風雨節時　樂其衆甫
逮公去位　天異載仍　天子曰咨　丏言予聽
公曰大器　維承之艱　豫建天子　萬世其安
公過京師　公曰臣老　天子謂公　公力尚少
其往為予　更撫予埸　豈無威名　以動四國
公休于家　大事數問　公喪未行　忽出審訓
孰不相将　會莫如公　君臣始終　令問何窮

隧有豐碑　行者下拜　史臣作詩　以示千載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上卷二十二